

【学术书评】

生活是思想的一种方式 读何启良《沈慕羽日记研究：生活篇》

Living is a way of thinking
On the *Study of Sim Mow Yu's Diaries: Chapter of Life* by Ho Khai Leong

黎竞桢* (中国南京大学)

Loi Chen Hwee
Nanjing University, CHINA
Email: 15295585233@163.com

Published online: 29 June 2022

To cite this article (APA): Loi, C. H. (2022). 生活是思想的一种方式——读何启良《沈慕羽日记研究：生活篇》. *ERUDITE: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Education*, 3(1), 1-8.
<https://doi.org/10.37134/erudite.vol3.1.1.2022>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37134/erudite.vol3.1.1.2022>

摘要

沈慕羽以长达 52 年的日记书写来介入生活，通过“生活动态中思想”的框架，借由批判诠释而有创造性转化，最终得以重构马华精神的象征。此种诠释与重构的模式，与日记研究者何启良的研究方法相同，不仅是马华思想继承的一种范式，也是源于生活而后回馈生活的思想过程。

关键词：生活思想、日记研究、精神重构

*中国南京大学哲学硕士

Abstract

Sim Mow Yu's spent 52 years writing a diary to intervene in life, and to criticize and interpret it. With the framework of "thought in life", he creatively transformed cultural thoughts and finally reconstructed the symbol of the Malaysian Chinese spirit. This mode of interpret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is the same as the research method of the diary researcher Ho Khai Leong. It is not only a paradigm of inheritance from Malaysian Chinese, but also a thought process that originates from life and then gives back to life.

Keywords: thoughts on life, diary research, spiritual reconstruction

何启良《沈慕羽日记研究：生活篇·生命的咏叹》

沈慕羽书法文物馆，2019年7月，600页

ISBN: 978-967-12030-1-9

“文章乃思想及生活的记录，想什么则写什么，脑筋越动越灵，如刀子越磨越利，天天写日记是最好的方法。”

——沈慕羽（1972年9月19日“颁奖礼演词”日记）

一、前言

沈慕羽（1913-2009）是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人物，直接领导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长达28年，以及担任马六甲孔教会主席34年，其一生诚如其所说的“华教与孔教殊途同归”。从1957年开始写日记，直至2009年，笔耕不辍，足足写了52年之久，总数约650万字之多，应可称为世界最长的日记之一。在马来西亚尚无日记研究的情况下，何启良以一人之力，以文史兼具的笔法，解读并诠释这52年的日记，这是极为考验学力与耐力的。此书虽冠以日记研究之名，却没有引用学术论文的固定格式，而是以雅俗共赏的文笔娓娓道来，可见其研究方法的用心，不完全在史料的检视，还包括精神价值的追求。何氏策划此日记研究系列有五部，分别为：《生活篇》、《交游篇》、《政治教育社团篇》、《文化思想篇》和《家族篇》，兹先出版《沈慕羽日记研究：生活篇》，颇具沈慕羽基础思想研究的意义。

此书是在日记的基础上，条例主题并逐一叙述，如：生日、读书、资料等主题，而此书评以概念总括的方式来导读，即是以“思想的沈慕羽”而非“史料的沈慕羽”作为视角，希望能给读者提供另一种阅读的方式。本篇名“生活是思想的一种方式”，改写自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之所以有此翻转改写，在于沈慕羽的生活实践大于思想，是一种生活中思想的言行模式，而非先有一个思想体系而后的生活。

参考相关的前行研究，关启匡从林安梧的“存有三态论”来接着讲，以“原初根源性”的精神视域融合来解构马来西亚华人“实存历史性”的局限，提供一种马华得以继承中华文化的方式，于本文而言，关氏所说的“当即”之概念，可以对应到沈慕羽日记写作的介入生活，化解“当即”的历史情境，并进入所欲臻至的精神境域；又如，郑文泉曾以“沈慕羽的儒家”而非“儒家的沈慕羽”来

整合其思想，正在于沈慕羽有其本身的生活思想框架所致。在这本日记研究出版后，本文依此基础来进一步揭示“沈慕羽的生活思想”。生活的内容如何构成思想，生活的书写如何促成思想的可能，生活的思想如何对应马华社会的意义，将在此文逐一论述。

二、生活思想的框架

由于马来西亚尚未有日记研究，致使在历史与思想方面的研究，或欠缺个人对应外界的经验感受材料。从民国名人的日记研究来看，大致是先出版日记之后，始有学者去研究。若在台湾中研院台史所之下，即使未能出版日记，也有建设线上台湾日记知识库，上至名人，下至士绅，皆有收录，或许沈慕羽日记也可参考线上知识库来发表？因为沈慕羽日记过于庞大，难以全数出版，所以何氏的日记研究就成了第一手材料。这些材料可说是弥足珍贵，能补足主流意识之下的历史书写。日记书写者是自由自在的，只因这是私密心灵的对话，第一读者先是自己而非他人，所以更能真切观察到该时该地对于个体之影响，以及个体之反应何如。其视角是由小见大，由个体对应全体，加上沈慕羽的特殊身份，其日记所涵盖的范围可以延伸到教育、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其生活面向非常驳杂，应是马华研究必须珍视的材料。

由于沈慕羽晚年热衷于出版日记，这就不排除有一定成分的“作品”意识。现代以来，第一个有意识出版日记并将之视为作品的，应是1921年《时事新报》上刊载〈芜城日记〉的郁达夫。而后，诸多日记相继出版，如：倍受知识人推崇的胡适日记，余英时对此深有研究。沈慕羽日记中多处提到胡适日记、蒋中正日记等，所以何氏推论沈慕羽是有“留存历史真相”的意识来书写，以及为了帮助“记忆功能”和“训练写作”（页17）而写，但笔者上推其未有意识地长期书写日记之前，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就已有书写教学日记（页15），以及1957年壮游22个国家考察时才开始有意识地长期书写日记，其书写习惯与养成应是始于学习的记忆与反思，之后也不乏这样的痕迹，也就是个体通过外接的学思过程中，完善自己的存在。若将之视为日记则有史料价值，但若是“作品”，则是具有思想研究的意义。

其学习生活的面向很广，遍及政经文教，但若以阅读而言，读报比读书更多，日日读报三、四份。由于沈慕羽教学工作及文教职务的繁忙，需时时刻刻面对外界，如其说的“报纸扮演的角色是：传播、桥梁、咨询、宣传、触角、史料”（1997年7月31日日记），在有限的时间与精力之下，读报能更快地切合时局。何氏将

“读报”与“写日记”当成两个相互关联的精神活动（页 119），这是很准确的判断，如沈慕羽说的“把今天的报纸看完一份又一份，给精神上无限的慰藉”（1983年1月23日日记）。沈慕羽早期当过新闻从业员，有大量阅报和剪报的习惯，所以在日记里，常有摘录新闻及提出感想的痕迹，但却几乎不见读书笔记。唯有一明确记录的“购书”是1978年9月4日购买《廿四史》，以及助手黄亚花整理藏书时说“收藏校刊、会馆特刊冠全马”（页 139），由此可见在阅读方面，读报应是学习内容的主轴，书籍的阅读则是不明显的，藏书也以应酬公关的校刊等居多。通过这个阅读范围的观察，可以推断其所展开的生活思想，乃是生活动态中思想，而非静态的知识中思想。这是影响思想框架的关键，其思想框架仅在生活中，所以是生活中的文化人，而不是知识人，所以何氏对此说“沈慕羽日记中最大的特色，不只是记录生活、观察生活，而是感悟生活”（页 23）。这也使得沈慕羽不擅长书写具格式要求的“大块文章”（页 143）。

三、精神境域与重构

因此，沈慕羽对于中华文化的认知，如：儒家思想，亦是从生活中认识。何氏摘录沈慕羽对于孔子学说的心得如下：

“孔子学说，心物并重，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比重，格物则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完全符合科学研究方法。对于为学的态度，则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显与科学求证的宗旨相吻合”（1988年5月6日“孔子学说”日记）

何氏曾在另一篇研究中说明，五四新文化运动人物何葆仁对于沈慕羽的影响，加上何氏列举日记中提到的文人谱系，推测其“对五四时期的作家颇为熟悉”（页 137），笔者以此综合而言，沈慕羽对于儒家思想的理解应是在动态生活的框架下，以五四文人群的视角为主，所以对于孔子的学习是“科学的”，而非传统义理的。除此之外，日记里有提到中学老师王宓文对他的影响，而王宓文与胡适皆是师从杜威的实用主义及“教育即生活”的理念，这是沈慕羽的“生活中思想”的源头。从沈慕羽梦见孙中山（1970年10月12日“梦见国父”日记），而不是常提到的孔子，也可见其精神向度的范围仍在五四背景。所以，在孔教会担任主席34年，对孔教会的改革是循着“科学的”理解，如2002年7月3日《南洋商报》中，沈慕羽说，之前的孔教会是宗教机构，烧香礼佛，坐禅修道，将孔

子神灵化的迷信，而其接手之后，则改为简单肃穆的祭孔，每年主办孔子学说的讲座，并且举办《论语》知识竞赛来鼓励阅读经典。此举也符合“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人文精神。既然沈慕羽对于儒家思想是科学的，那该如何解释其浓厚的儒家精神色彩，使得诸多学者无不以各种儒家精神品格来赞美呢？以其五四的思想底色来说，“科学的”儒家，是救亡的，还是启蒙的呢？兹引述其日记：

“孔子是中华文化的核心，有了他，中华民族才能屹立于世，有了他，中华文化才能弘扬……1919年五四运动他第一次蒙尘，1967年中共批林时连孔子也被批，这是第二次蒙尘。但雨过天晴，倒孔批孔都失败，孔子又恢复名誉，受中外尊重……孔子的学说是医治这些病的灵药。一、仁爱主义可医愈两极化，使种族平等。二、均富主义可医贫血症，使贫穷消失，恢复平等。三、有教无类使各族子弟有机会享受教育，野无遗才。”（1986年9月29日日记）

在此日记之前，1986年6月刚结束全国大选，安华明确表态不退让国阵竞选期间许下的承诺——删除《1961年教育法令》第21（2）条文，以保证平等教育机会；同年7月，马华公会为马化合作社风暴的受害者，向政府争取退款，遭到巫青团的反弹，一度引起种族之间的冲突。沈慕羽此处的书写，乃是在此生活动态之下的对应，并以孔子的学说作为精神境域的向往。以诠释现象学而言，书写话语的介入可以解构“当即”的异化，无论则无物，有论则有物。在“当即”的批判诠释中转化，以此解构实存历史而能重构内心的精神。此精神方向显然是孔子。意义的诠释离不开生活，所以人在“当即”为核心时，精神境域与经典诠释就是两端，人能彰显与诠释时，则两端一致，进而与孔子的境域融合。在思想研究来说，思想的发展与知识的发展不同，知识的发展是推陈出新的进步史观，但思想研究却是具有“一体两面，古今一体”的时空特殊性，乃是以义理境域的契合或对照彰显为主，所以不能完全用实存的历史材料来局限古今思想的继承。沈慕羽此处的日记书写，可视作创造性转化的精神继承与重构，如：提出孔子学说的三个灵药，分别对治“当即”的种族、贫穷与教育问题。

承此而言，沈慕羽的生活动态中思想，含有“沈慕羽的儒家”，而未必尽然是“儒家的沈慕羽”；因其生活动态中思想的框架所限，此精神重构乃是作为一种马华精神象征而存在的，以此精神重构来回馈生活的调适，如：虽然孔子曾两度蒙尘，之后仍能挺立其文化价值，但此非儒学研究本身。可见沈慕羽的精神重构是成功的，所以具有浓厚的儒家精神色彩。此精神重构的指向，既然是回应生

活的调适，且受到生活思想的框架所限，其“救亡的”精神重构大于“启蒙的”精神重构。

此种精神重构的诠释模式，也在何氏的论述中得见，所以何氏的日记研究是以“解读”和“诠释”为主，并提到沈慕羽是“文格和人格的统一”（见总序）。以日记的解读来诠释其精神境域，从而重构其人格精神的价值。此精神重构的指向，与沈慕羽同，即是马华精神的象征。沈与何的精神境域重构与诠释模式，是否是中华文化在马华的思想继承方式呢？此精神境域的重构是否真能回馈马华社会的生活调适，并且超越“生活动态中思想”的框架，从“救亡”而后深入诠释成“启蒙”呢？或许这些解答，还是得从动态的生活中证成。

四、余言

在珍视出土文物及史料的同时，不仅需要历史验证的研究，沈慕羽与何启良提供了一个马华思想研究的范式，基于史料而超越史料，始于检视而终于精神境域的重构与诠释。史料能证明存在，但思想才能证成存在，前者是过去的历史见证，后者是面向当下与未来的核心。因此，我们究竟要“历史的思想”还是“思想的历史”来回应“当即”以求诠释的转化呢？是要继承“历史的沈慕羽”还是“思想的沈慕羽”才能更具有化解种族冲突与族群危机的可能呢？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生活之中自有苦难，一如马华社会常遭磨难，但沈慕羽的生活中思想是在“当即”的书写介入中诠释与转化，如在扣留营之下的书写，是顺着遭遇而写，而非单纯为了苦难而写。如其言：“日记是自由自在的”（页 22），意即书写的意志是自由自在的，沈慕羽坚持书写，正在于自律而有自由，或许这是面对不自由政治体制之下自由意志的延伸。此自由的书写可以扩展生活的场域，进而契合“经典根源”中的精神境域。有趣的是，不只是书写，生活动态的场域本身也隐含着自由自在的因子，如沈慕羽在扣留营里，第一次与马来同胞们长期生活后，得到的结论是：

“华巫相处，有如手足，绝无问题”（页 536）

又言：

“彼此之间，已无种族宗教之区分，无形中打成一片，或聊天或打球，宛如一家人”（页 537）

生活如水，无孔不入，无坚不摧，这是沈慕羽“生活中思想”的一点启发。

【征引文献】

关启匡，〈当代马来西亚儒家思想的批判与反思——论“实存历史性”的解构与“原初根源性”的重启〉《当代儒学研究》，2016年。

何启良，《沈慕羽日记研究：生活篇·生命的咏叹》，马来西亚马六甲：沈慕羽书法文物馆，2019年。

何启良，〈何葆仁：五四未竟之业在南洋——从《沈慕羽日记》看何葆仁与沈慕羽的交往〉《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第二十三期，马来西亚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19年。

许德发，〈日记中的生命存在与公私之间——论何启良著《沈慕羽日记研究：生活篇》〉《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第二十三期，马来西亚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19年。

郑文泉，〈孔孟思想在现代马来西亚影响的分野〉《儒学评论》，2019年。